

当动物不再象征人类,狗就是狗,山羊就是山羊

□ 谈凤霞

《眼睛和不可能》的叙述者是一只热爱奔跑的野狗,名叫约翰尼斯。它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奔跑的速度,因此以不乏吹嘘的口吻来反复夸耀自己的速度:“我跑起来像一枚火箭,像一道激光。我敢说我从没见过跑得像我这么快的。当我跑起来时,地球都在我脚下转动……我跑起来就像一束光。你见过奔跑的光吗?你见过吗?”

小说的题目很特别,令人困惑,引发了悬念:是谁的“眼睛”?什么“不可能”?小狗约翰尼斯的职责就是充当“眼睛”,观察公园里的一切动向,向负责守护平衡的围

栏里的野牛们报告信息。它还有一些得力的“眼睛助手”——海鸥伯特兰、松鼠索尼娅等,它们相互帮助。约翰尼斯偶然被人抓捕,而这段被捕的经历让它意识到,它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:给被圈养的野牛以自由。于是,约翰尼斯和诸多动物朋友共同策划了一场疯狂的解救行动,故事从而走向高潮。

尽管作家声明这部小说中的动物就是纯粹的动物,但在波澜迭起的动物故事中,依然蕴含着许多耐人寻味的题旨和感动人心的情义,随着故事的水纹丝丝缕缕地荡漾开来。

从宏观来看,一个关乎整体生态的关键词是“平衡”。约翰尼斯担当“眼睛”的意义在于给野牛们提供信息以守护公园里的平衡。公园里新来的一群吃杂草的动物是从大陆坐轮船来的山羊,羊群帮助保持了植被的平衡。约翰尼斯以戏谑的口吻批判了人类不尊重动物家园的行径,人类在很多时候有意或无意地扰乱平衡,而动物们警惕并自觉地维护平衡,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照和提醒呢?

从个体而言,一个关乎生命境况的重要关键词是“自由”。身为一只在公园流浪的野狗,约翰尼斯

尽管无人喂养,但它更看重的是不被项圈束缚的自由。约翰尼斯的自由以及由此而立的尊严,何尝不是每一个生命的向往?

作者以童话般的笔法写出了形形色色的动物的个性,充满了趣味,也细细写出了作为“配角”的动物在一系列冒险中进行的自我认知和实际改变。

热爱自然和艺术的小狗约翰尼斯,在精彩的文字故事和风景画之间穿梭如风,惹人爱怜也令人尊敬,它告诉我们:看清眼睛所及和心灵所向,在“不可能”中缔造“可能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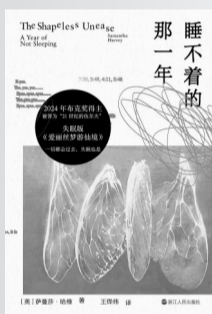
摘自新京报小童书微信公众号



书架

《睡不着的那一年》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本书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失眠、焦虑与创作的复杂关系。作者记录下整整一年的无眠之夜,试图拼凑破裂的自我,通过细腻的自我观察,她展示了失眠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方式、

创作能力和对现实的感知。作为一部关于失眠的回忆录,它超越了普通的病症描述,而是成为对人类意识和存在本质的深度探索。

《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》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这是一本描写西安碑林区图书馆是怎么建立的纪实文学。主要讲述了作者杨素秋在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局挂职期间,参与建设碑林区图书馆的全过程,以及围绕图书馆发生的一系列故事,探讨了图书馆在社会中的价值与意义。

《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》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本书是华人幽默漫画大师朱德庸近二十年唯一非四格形式的漫画书。这不仅是给都市人专属孤独感的漫画哲学,也是给这个时代所有人的情绪解谜书。书中首次提出“未爆弹”概念,借此观察现代你我人生的种种面相;180则手写、手绘情境,献给每一个孤单呐喊的灵魂。

书评

播撒希望的种子

——读何南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

□ 邱华栋

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讲述了一个受益于希望工程,又投身希望工程、回报社会的故事。尽管它是一本儿童小说,但何南笔下的故事有多条线索,这些线索或明或暗、或繁或简,交织又分开、独立又相关,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的小说世界。

女教师郝彤心在大学毕业,为回报培养自己的希望小学,与恩师刘美英并肩工作,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。但刘老师并不想让自己寄予厚望的女生一辈子待在一所山村小学,因此想方设法逼她离开。最终,郝彤心离开家乡,来到故事发生地——龙邑市一所学校任教,并与刘老师断绝联系多年。

严夏青春叛逆,与父母关系不睦,学习成绩不佳,但在郝彤心的教育下,在与云南哈尼族女生艾雅的互相帮助,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,并“化干戈为玉帛”,巧妙地将郝、刘二位老师中断的感情接续起来。

何南不甘心让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单调、纤弱、干瘪,而是设法使其时空阔大、内容丰赡、冲突复杂。或许对于一部儿童小说而言,这个容器的空间相对逼仄了一些,但何南在尽力把更多的东西装入,又尽力使之不拥挤,这种难度是可想而知的。事实上,如果把写这部小说当作跳舞的话,何南可谓跳得自然流畅且有自己的风格。

列夫·托尔斯泰曾说:“没

有虚构,就不能进行写作,整个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。”这无疑强调了虚构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。小说的核心在于虚构,但虚构不能闭门造车,更不是无中生有,而是要将生活作为取材的源头活水。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绝不是生活的旁观者,而一定是生活的参与者、体味者、记录者、创造者与改善者。

希望工程之所以是一个大工程,不仅因为它需要资金与爱心,更重要的是需要源源不断的希望的种子。我想,作家的责任心,也是能播撒希望的种子。愿这样的种子越来越多。

摘自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

书韵

写作,让我的世界越来越大

□ 单小花

《樱桃树下的思念》出版后,越来越多的人把我称为作家。其实,我就是个喜欢记录的人,仍是生活在西海固的一个农民。

我上中学的时候,正赶上西吉县连续两年干旱,地里颗粒无收,我被迫辍学了。和当地很多女孩子一样,我早早结婚,学做针线茶饭,生儿育女,养牛喂羊。一晃16年过去了,我没看过一本书,写过一个字。

有一天,我坐在炕上做针线,在抬头移脸的一刹那,望见窗外飘落的雪花,突然想起了母亲。我溜下炕,走到柜前一

把拉开抽屉,取出相册,翻看母亲的照片和她的遗物——箝箝。箝箝又名口弦,是用竹子做的一种袖珍乐器,是母亲生前的心爱之物。看着箝箝,突然就很想把那些逝去的岁月写出来。我向孩子要来一支笔和一个写过的旧作业本,像个学生娃娃一样趴在炕桌上,在本子的背面写起来,遇到不会写的字就转身问一下孩子。写完之后,我的心里骤然清亮很多,舒适了很多,如同向知己倾诉,得到了莫大的安慰。

写作时,我将一切都抛在脑后,只沉浸在我讲述的人物故事

中,快乐着主人公的快乐,悲伤着主人公的悲伤。在出版社的扶持下,我的散文集《苔花如米》和《樱桃树下的思念》相继出版。

因为写作,我才有幸坐上火车、飞机、地铁、轮船等,才有机会了解社会,走向世界。记得我去安徽时,看到那里的茭白与我们西海固的玉米长得很像,但茭白长在水地里,是一种蔬菜;而玉米在水地旱地都能生长,是一种粮食。要不是写作,我也去不了那些地方,更不会知道这些事情。我知道后,就想写出来,让更多的人知道。

摘自《人民日报》